

书屋的女老师

■ 崔立

暑假。奶奶说,你可以去多看点书。我们家马路对面,就是一家社区书屋。我平时看书少,在家里一个劲儿地玩 iPad,看电视,我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,开到奶奶的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
我想去书屋。我拉奶奶一起去,奶奶说,你都四年级了,就马路对面,你自己去吧。我有点老大不情愿地,从楼道下来,走出小区,过马路,来到社区书屋。

书屋里的一个房间,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站在台前,台下坐满了孩子。老师纤细嫩白的手比划着,像是在讲一个动听的故事,孩子们眼睛一眨不眨的,很认真地在听。

我调皮的性格又上来了,穿着跑鞋,“咚咚咚”“咚咚咚”……声音在楼道里很响亮。

门打开,年轻的女老师出来了,朝我招了招手,脸上没有责怪,只有微笑。女老师还做了个“噤声”的手势,轻声说,小朋友,要不要,来听老师讲故事?

我点点头,说,好。这其实也是我心里想的。

我坐进了房间。女老师讲的课声情并茂,精彩纷呈,让我听得欲罢不能。她还推荐我们看五本儿童书。我第一反应是迫不及待地要去找那五本书,还想要好好去看看。我已经忘记了其实我并不喜欢听故事,更不喜欢看什么书。我还知道了女老师姓沈,心头默默地叫了声沈老师。

隔一天,我又去了社区书屋。这次是我主动要去的,我突然不想玩 iPad,也不想看电视了,我和奶奶说,我去社区书屋看书了。奶奶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,说,好,你去吧。

我去早了。沈老师的故事分享还没开始,我坐在了第一排。果然,故事开始后,坐在前面听沈老师讲故事的效果完全不同,我听得津津有味,甚至都忘了时间。直到沈老师说,那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……我还有些意犹未尽。

之后,我在书屋还看了一会故事书,我难得这么投入地去看书。第一次感受到书对自己的那种深深吸引。

那些天,我像着了迷一样,每天作业做的差不多了,我都迫不及待地往书屋去跑。奶奶很高兴,看到我对书屋的那种痴迷。

有一天,我听完沈老师讲课,又看了一会书,走出去时,天正好下雨了。雨下得有点大,奶奶也

没给我送伞。沈老师正好从书屋走出来,像第一次见我时的那般微笑。沈老师说,想要回家?我点点头,说,是。沈老师说,那我送你吧。

沈老师撑着伞,我躲在伞下。雨下得噼里啪啦地,雨滴打在伞上,也打在沈老师的身上。沈老师把伞尽可能地撑在我那面,到我家时,其实并不远的路,沈老师的右肩都湿透了。

我站在门口。对着门外朝我微笑,向我招手告别的沈老师。

不由自主地,深深鞠了个躬,响亮地叫了声,沈老师,谢谢你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叫沈老师。沈老师让我想起妈妈,妈妈离开我有些年了。我的生活里只有奶奶,还有爸爸。妈妈说,让我不要想她。我努力让自己不想妈妈。不知怎么地,我的眼中突然都是泪。



■ 鹰击长空(摄影)

陆文

当月亮升起的时候

■ 郭跃武

印象中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月亮特别圆、特别亮,特别纯净,令人充满无限遐想。那时没有手机,没有电脑,没有电视,生活很简单,时间过得也很慢,一切按部就班,井井有条。人们对物质的依赖不多,需要关注的东西少,不像现在的人每日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诱惑,平添许多焦躁。

日常生活的简单带给人们亲情互动和人与自然交融的机会,逢年过节更是如此。时值中秋,回想当年那种充满期待的心情和幸福欢乐的节日氛围,从盼月、望月到赏月,过一个完整的节日,才是真真实实的阖家团聚、花好月圆。

佳节临近,家家户户开始忙碌,普通人家往往提前一周就开始行动,拿出平时积攒的各类配给票券,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糖票等,前往国营商店、供销社购买各种副食品。特殊年代实行的是配给制,按人定量供给,以各种各样的等额票券为凭证,买东西光有钱是不行的。因此,对孩童时代的我们来说,中秋节还有另外一层意义:可以吃到许多平时吃不到的东西。

除了定量配给的食物以外,在滇中地区的山城,还有每周一次的市集叫“赶街”,节前的那一次会格外热闹,是补充采购节日用品的另一个重要渠道。赶街的人们在这天进行各取所需的物资交换,街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的摊贩,有应节的各色自制月饼、叮叮糖(麦芽糖)、爆米花,有各种野生蘑菇、山里放养的鸡、鸡蛋,各种野味、药材,好吃又好看的各色小吃等等,甚至是一捆干柴。总之,一切实物都可拿到市集上来进行交易。

山里人卖掉山货,通常是前往国营供销社,打一壶酒,买一包盐,采购几件农具,有月饼票的(这里说的月饼票类似粮票,和现在的月饼票不是一个概念。当时的各类票券可以在市场流通并换购实物的),买几块月饼就匆匆忙忙往回赶了。那时国营商店的月饼主要有两种规格,一种是圆盘状的大月饼,用荞麦粉、红糖、豆沙和芝麻做成,小的类似现在的苏式月饼,有百果、五仁、细沙等品种。

看到过最彪悍的赶街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彝族老奶奶,牵一群狼狗,背一筐山货,走路脚下生风,穿城而过,足够吸引眼球。市集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山莓,大小和今天的蓝莓差不多,杏黄色,论碗卖,5分钱一小碗,那种鲜甜的滋味只能在记忆里找寻了,长大以后再没有见过。

到了中秋之夜,一顿丰盛的晚餐后,出门赏月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。城东有条三五大河,河岸植满桑柳,月华之下,游人如织。往西则是大龙口森林,山幽林密,深不见影,道路蜿蜒,只能踽踽而行。待转过一个山脊,突觉一轮明月扑面而来,顿时凉风习习,眼前一棵参天大树,树旁一座古亭,亭前一湖碧水,天上人间交相辉映,古亭上挂一匾额“月到风来”,才发觉已到赏月绝佳之地。

远方隐约传来一阵歌声:“当月亮升起的时候,我已等你在桥头,看星儿闪云儿浮,风儿轻吹上钟楼……”这是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华裔歌手黄晓君的经典名曲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》,曲风清纯自然,正如中秋之夜吹拂的阵阵晚风,让人痴迷,令人陶醉。

此情、此景、此曲,亦深深印刻在一个少年人的心田。

本色淡泊当年事

■ 鱼丽

裘因老师记得,她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象,就是躺在写字台上看天花板上的灯,在她眼前晃来晃去。

母亲顾飞则在楼下洗床单。晚上睡觉的时候,两个女儿睡在她的身边,当顾飞早上醒来的时候,常常发现自己是睡在尿湿了的床单上,让她哭笑不得。

寒冬腊月,水冰冰冷,洗久了,手指会冻得通红。但顾飞却似忘了这些,一边洗,一边还想着画画的事。尽管时事艰难,但是对艺术,对积年以来的诗学画艺,她一直心念所系。尤其是,江南名儒钱名山的古学传承,黄宾虹先生深厚的精神蕴含,始终是她的生命之光。因而顾飞一直恪守师训,传承古学文脉,从未想过要放弃。

1937年,八·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,顾飞一家原来住在南市,战事一起,气氛骤然紧张,到处弥漫着危险的气息。顾飞就带领家人搬迁到租界,住在堂祖父的亭子里。

亭子间不大,能放一张写字台,白天可在上面画画,晚上就当床用。裘因和兄弟姊妹小时候就睡在写字台上。小孩子睡觉不老实,几次差点滚下来。顾飞为安全起见,就将写字台横着放,这样高度降了不少。就算滚下来,也不会摔得很重。

可画画就没那么方便了,只能跪在那里画。有时候,还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画画。小孩子不老实,有时会把顾飞

的画纸扯得稀巴烂,她也不气不恼,只将画纸团揉扔了,再重新开始画。

抗战胜利后,家境好一些。裘柱常已经进了《新闻日报》,三个孩子的学费也可以免交,顾飞的负担也轻了许多。于是,让女儿裘因学弹钢琴,成为她的一桩心愿。为此事,顾飞还曾写诗,说要买架钢琴送女儿,以期她能通过弹曲来调节生活,提高文化艺术修养。裘因后来,在她翻译简·奥斯汀、勃朗特三姐妹、菲茨杰拉德等作家作品之余,也的确如母亲所愿,有时会弹弹钢琴,心里充满了欢欣与愉悦,尽管这钢琴是自己买的。

顾飞年轻时因发起与参与中国女子书画会,与谢月眉、冯文凤、陈小翠等女画家交游,有过一段绚烂的绘事时光,但后来国事飘零,加之老师黄宾虹的去世,先生裘柱常工作的原因,她就很少再参与社会活动,只是画画习字。她晚年时,要帮带三个孙辈,白天无暇作画,便等孩子都睡着了,再起来画画。她并不不以此为苦,反而自订日课,广泛涉猎,参研古法,深下功夫。20世纪90年代,文史馆要办画展。顾飞因为长时间的积累,一下子拿出好多精品,一幅幅画作含有数十载笔墨冶炼之功,又折射有历史和传统的痕迹,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。

寒冬腊月,听裘因老师回忆母亲悠悠往事,可见出顾飞毕生的坚守,以及她在传承守望中的精神追求。

夏日断想

■ 董月光

傍晚六点,我在小花园河边散步,偶见一对父子。他俩一人一件白色T恤,黑短裤。一个玻璃书架,上面标着:“共享书屋 Shared Book House Book 人人爱阅读,处处有书屋 上海市徐汇区”。

虎头虎脑小胖墩儿,精心挑选橱窗里书架上的新书。魁梧的爸爸一边擦汗,一边耐心等待。

我在小花园里兜了一圈,出来看见小胖墩儿已经挑好几本大部头小说,递给他爸爸。笔者“职业病”犯了,很想知道,这孩子那么小,他喜欢看什么书,便贸然上前问:“你好,能让我看看你孩子借了哪几本书?”

小胖墩儿的爸爸感觉很突然,不过依然非常乐意,一本本翻给我看。

“哇偶,厉害了:《秦商史话》《蒋介石秘史》《坚不可摧》!”我吃惊道。

“这些书,是你——看?”我转过头问小胖墩儿,简直难以置信。

“是啊,我还喜欢关于二战的,那个……二战……”他踮起脚,很想跟我聊聊二战呢。

“过了暑假,你几年级?”

“二年级。”他很淡定。

我不淡定了,扭头问小胖墩儿爸:“不好意思,您从哪儿来?从事什么工作?你们夫妇喜欢看书?”

“我们从陕西来——我做IT的。他小时候,我和他妈妈常买书给他看。他看书时可以安静好几个小时,现在自己正在写有关动物的日记。”

“你们还没写作文,只是看图写话而已啊。”我很惊讶地问。

“我已经写了好几百字了呢!”小胖墩儿的眼睛倍儿有神,有点小得意。

“我退休前是老师,不好意思问你这么多问题。”我对一脸笑意的爸爸说。

“老师?您是哪所学校,教哪门学科?数学?英语?”小胖墩儿仰起头问我。

“我是中学语文老师”。

“啊?语文?——”不知为什么,他好像有点失望。

我觉得兴许他想跟我探讨有关数学和英语的问题。如此这般,孩子文理兼优,实在是个人才,难得的人才哪。

回家的路上,不知怎的,脑中浮现出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的几句话:“美哉我少年中国,与天不老!壮哉,我中国少年,与国无疆!”真心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像小胖墩儿一样,多读书,读好书。别人怀宝剑,我有笔如刀。

开卷有益。让孩子们静心阅读,这才是求知之本。



■ 祖国万岁(篆刻) 沈爱良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管继平